

遥远的乡愁

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

重返61号公路 著



记录台湾三代音乐人 音乐理想 往事变迁 刻骨铭心的青春备忘 刹那花开 绝版重现

遥远的乡愁

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

重返61号公路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 / 重返 61 号公路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9

ISBN 978-7-80225-353-7

I. 遥… II. 重… III. 民歌—音乐史—台湾省—现代

IV. J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5171 号

遥远的乡愁

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

责任编辑：艾 莉

装帧设计：艾默默

责任印制：韦 舰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010-65512133

邮购电话：010-65276452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大厂书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5 × 925 1/16

印 张：21.5

版 次：2007 年 9 月第一版 200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353-7

定 价：28.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自序】

永远的未央歌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 / 我沉默了 / 台湾有什么好 / 夏天那么热 / 台风那么多 / 地震来的时候 / 躲也没处躲 /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 / 我犹豫了 / 台湾有什么好 / 玉兰花的清香 / 蓬莱米的饭香 / 牛奶芭乐的果香 / 我要如何对你说 / 人们心里的温度 / 眼里的亮度 / 再大的风雨都不停下的脚步 / 我要如何对你说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 / 我激动了 / 台湾有什么好 / 人们的执着可以硬得像石头 / 梦想燃烧的像一团火 / 我又如何对你说 / 这都是台湾的宝 / 这个岛 / 是生养我的岛 / 有时是我的苦恼 / 却也是我的骄傲 / 这个岛 / 是生养我的岛 / 我在这里青春年少 / 也在这里白头到老 / 我要如何对你说 / 她的好 / 她的好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 / 我沉默了 / 台湾有什么好 / 空气那么潮 / 雨下那么多 / 大水来的时候 / 逃都没处逃 /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 / 我犹豫了 / 台湾有什么好 / 百合花的芳香 / 地瓜叶的菜香 / 春天冻顶的茶香 / 我要如何对你说 / 人们心里的善良 / 眼里的光芒 / 再高的浪潮都不害怕的胆量 / 我要如何对你说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 / 我激动了 / 台湾有什么好 / 那些一代传过一代的梦想 / 愈煎熬愈不放弃的力量 / 我又如何对你说 / 这才是台湾的宝 / 这

个岛 / 是生养我的岛 / 有时是我的苦恼 / 却也是我的骄傲 / 这个岛 / 是
生养我的岛 / 我在这里青春年少 / 也在这里白头到老 / 我要如何对你说 /
她的好 / 她的好

——《我要如何对你说》词曲 / 苏来

(2006年《天下》杂志25周年“珍惜”演唱会)

把《我要如何对你说》的歌词摘录于此；至少表明了某种态度。

2006年10月，阳光满窗的下午。坐在台湾音乐人苏来的北京家中，聊到两个人让我掉泪：一是《月琴》、《散场电影》的词作者赖西安（即作家李潼），二是薛岳。二十年前赖西安来北京领儿童文学奖（由邓小平颁奖），临行前向苏来借行头。苏来把自己最好的大衣给他，还有一个刚从香港买来的当时价值六七千港币的皮包。从北京回到台北，赖西安喜悦汇报这套行头让他在北京很拉风，苏来当时就想把那个包送给他，却被赖西安坚拒。苏来仍是把皮包给他寄去，就这样，赖西安用了二十年。赖西安去世的纪念演出，苏来见到那个包摆在舞台显眼的位置，已经用得很破很旧——听到这里，我就流泪了。提到薛岳，苏来讲述他们相识相知的过程，讲述他给薛岳写过的5000字的文案。薛岳临终前打来电话，恳求苏来不要去看他，因为，“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让我泪湿眼眶的是，苏来沉默过后，轻声说了一句：“薛老岳，我现在还在想他。”

我背诵苏来写给薛岳的诗：“你错过了我们的中年、晚年，生命的长河，不经意的转弯，以及静静流过的平野。”这让苏来非常惊讶。我对他说，父亲去世的时候，去掉了其中的“们”字，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把这段诗用作MSN空间的签名。

决定远离音乐的苏来仍在2006年写了一首新歌，就是扉页上的《我

要如何对你说》。6月,《天下》杂志25周年纪念演唱会,面对台湾逐渐消沉的生命力,主办方请苏来写一首歌为台湾加油,“我又把吉他找出来,弹到手上重新长满硬茧,这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如果我没有到北京来,我写不出这样的歌词。”

苏来在演出开场白中说:“我六年没有写歌了。这六年来,对我个人来说改变很多,这片土地的改变更多。我由开始的会生气,会闷气,到现在的不吭气,我住在台湾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以为我没有歌声了。直到我提起笔来,才发现,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竟有那么深,那么深……”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沉默了,台湾有什么好?”歌词的第一句就是问号,由此展开长达六分钟的叙述。与苏来以往的作品不太一样,这首歌更接近摇滚曲风,乐手都是薛岳从前的乐手。结尾处,苏来加了一段七十年前的台语创作歌谣《农村曲》:“透早着出门天色渐渐光,渐渐光哎……”那些过往岁月的片段在歌声中浮隐浮现。我感受到了那份异样的心情,可是,我要如何对你说?

挥之不去的两个字:台湾。

我不是在谈别的,我在诉说一份很重要的情感,它越来越清晰,却也越来越不知所措。

因为写这本书,得以接触杨弦、胡德夫、苏来、李建复、陈升、陶晓清、赖声川,是我十年的采访经历中最深刻的记忆。因为工作的关系,曾经采访谭健常、小轩、费玉清、李宗盛、周华健、许环良,得到许多先前不了解的资讯。因为民歌,结识来自台湾的张钊维先生,我们成为生活中很好的朋友,那种精神层面的交流与互动,很温暖,也很难忘。

2006年9月,我在北京见到了杨弦。在我的采访名单里,本没有杨弦的名字,因为太无可能。没想到,同时见到杨弦与赖声川,还有久慕其名的丁乃竺。

与杨弦握手的时候,不觉陌生,他之前竟然看过我写他的文字。他

的头发与年轻时一样有些乱，思考的时候习惯用手往后撻几下。从民歌聊起，更多的却是心灵方面的指引，杨弦与我想象中一样，不喧哗，眼神宁静。

我与杨弦换了三个地方聊天，最后一个地方是陪赖声川接受某杂志采访。就是这样巧合，那位记者的电脑中响起了《回旋曲》，杨弦第一反应是摸自己的手机，然后才想到不是手机铃声。我去打听那位记者的电脑中为什么会有《回旋曲》，原来却是杨弦的仰慕者，也是我的旧识，欣喜之。

开车送杨弦去别处，忍不住对他说：您现在坐的这个位置，胡德夫也曾经坐在这里。

2006年7月，胡德夫在北京举办小型演唱会。胡老师的第一句歌声刚起，我就泪流满面，止也止不住。还记得聊至天亮，北京的后海雾气笼罩。我开车送胡老师回宾馆收拾行李，告别的时候，感受着胡老师脸颊的温度，我们沉默地拥抱着。他站在酒店门口，像个孩子般灿烂的笑容，我也笑着，心里却感觉有些痛。

那份记忆，化作一篇《胡德夫：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我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后被野火乐集网站转载链接。

不能采访更多的人，无法掌握更多的资料，为这本书留下许多的遗憾。感谢钊维之前做的工作，让我可以有清晰的脉络来完成，同时掌握了许多难以查询的背景资料。不得不提一句，“中国现代民歌、淡江——《夏潮》、校园歌曲”这三条主线的归纳，自张钊维始。1992年，在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读硕士的张钊维历时四年写就《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1970年代台湾现代民歌发展史》，原本是一篇硕士论文，出版成书，1994年即入选台湾“时报年度好书榜”。此书2003年由滚石文化再版，更名为“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史”。想要研究1970年代台湾文化、音乐的历史，这是一本必须参考的书目。我曾经问过钊维，为什么从他这里才开始为民歌归纳分类。沉默片刻，他说：“因为

之前没有人去做。”

移居北京的钊维曾经在一封邮件中说：“一直感激你对于像我这样‘台客’的关心，寄这篇文章给你跟一些朋友，是希望你们能够领会，像我这样之所以要离乡背井的部分原因。”那篇文章，就是张典婉为台湾《远见》杂志撰写的《我们等待文化的春天与燕子》。

钊维那种“透过看似不相干的事物思考台湾当前的政治问题，乃至于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千疮百孔”（《异形分子》陈光兴），我非常尊敬与佩服，之余难免感叹自身难以到达。1992年，钊维意图“透过音乐的现象，去认识早我一代的那一段1970年代的历史”，我要做的，仿佛与此类似，但相较钊维的严谨与见地，自认远远不够。

十多年前的我，远远地受着台湾文化的影响走上写字这条路。不见得比情字这条路更容易走，每篇文字完成，或每段感情结束，始终耿耿的是自己的不够好。

这本书写了三年，搁置一年。在第一稿完成时，是2004年10月，台湾音乐人梁弘志病逝。我的痛惜多了一层无法亲历采访的遗憾，必然有一些历史，随着梁弘志的远走而销声匿迹。

还有在2005年6月辞世的父亲，在我工作一整夜因而未能按计划去医院陪伴的第二天下午，握着他的手，眼见他痛苦地弥留，我终于崩溃至失声痛哭。亲人的眼泪不能沾在去者的衣襟，父亲走得却很踏实，他的最后一句话是：都是好孩子。这是我半生永远的痛，为我未能换取他的痛。父亲从小对我的放任与爱，以及15岁那年教我的不后悔，使我面临选择时学会思考，使我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可以喜欢自己的人。希望他在那个遥远的地方依然爱我，为此，我很努力地生活着。

功力有限，此书在写作技巧上乏善可陈。欢喜莫名地答应写这本书的时候，颇有些不知深浅。如今完成，其中经历的种种煎熬不必提起，却无法如先前希望的那样长吁一口气，是的，我就是受不了自己的不够好。

写作，是一个享受、忍受寂寞的过程，我还需要分出更多的时间给寂寞，才配享受它。

唱仁爱和平的美丽岛，此处的美丽岛，不是罗大佑的美丽岛，而是李双泽、胡德夫、杨祖君的美丽岛，是民歌运动至如今仍未实现的美丽岛。

唯希望有人能因此爱上过去的某段音乐，或喜欢上某个人，或知道一段不曾经历的历史，哪怕仅仅说一句“原来如此”也好。

只要有校园，只要有音乐，只要有热爱音乐的人，民歌就永远不会真正停止，因此我称之为“未央歌”，同时借用滚石出版的金韵奖纪念唱片中附赠书册的名字——“永远的未央歌”。

有一位朋友说：音乐对时间有奢求。看一本书，或一段电影，都可以跳过某段而没有损失，而音乐，必须完整地听下来，否则不算听过，亦不知道好不好。

音乐对时间的奢求，如人对生命的奢求，无法跳过某一段，只有全部经过才知道到底好不好。

感谢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及陶晓清女士的支持，感谢野火乐集的熊儒贤女士，感谢杨弦先生、李建复先生与苏来大哥的鼓励与肯定。

感谢《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史》一书的作者张钊维先生。

感谢新星出版社伸出援手，感谢一峰，还有于少、艾莉、咻咻、闹闹、晴朗、科尔沁夫以及未提到名字的朋友，谢谢你们陪我走过这一段。

感谢你能在茫茫书海中发现这本书，并慷慨地愿意把它带回家。

感谢音乐。感谢民歌。

公路

2007年6月完稿于北京

【前言】

反省的年代

流行音乐界因为扭曲了的面貌，失去了知识分子甚或社会大众的尊重，台湾近代流行音乐三十年走来，失去的比获得的多，十五年前^①歌中的明天显然没有更好。

我期待这是一个反省的年代。

——台湾资深音乐人 李宗盛

台湾现代民歌运动也称民歌复兴运动，简称民歌运动。

民歌运动通常被视为1960年代美国民歌复兴运动的延续。一场与文化相关的运动背负的历史与责任，无需太多注解，亦知道其沉甸甸的分量。2006年11月，台湾《远见》杂志刊登张典婉撰写的《我们等待文化的春天与燕子》，开篇即说：“二千年大选下政党轮替，许多文化人期待一个新的文化世纪来临，但是像走马灯一样的文化首长，让台湾文化陷入从未有的困境，原来由政府主导多年的文化政策，让台湾的创意人闻不到一丝喜悦。”张典婉借着文化人罗富美之口感慨着：“我想做事，但

^①指1985年罗大佑主导创作的《明天会更好》，受1984年欧美知名歌手集体演唱《四海一家》的影响，邀请60位歌手共同演唱。1986年，内地的128位流行歌手为纪念“世界和平年”举办“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也是延续此种形式。

是机会在哪里？”

2006年12月1日，台湾《民生报》（1978年创刊）因不敌娱乐八卦的冲击正式停刊。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让人忧虑的现状。台湾，产生过那么多深远影响的文化、艺术之地，她的春天与燕子，究竟还有多远呢？

追根溯源谈民歌，表面上好像只是在怀旧。从另一角度，记得历史，或许可以更好地把握将来，虽然这更接近于一种奢求。

即使是台湾人，也未必十分了解民歌运动的历史。至于在内地，并不是每个听台湾流行音乐的人都知道民歌运动，也不是每个知道民歌运动的人都了解它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很多人从来没听说过杨弦、李双泽与胡德夫，有很多人并不知道《龙的传人》首唱者是李建复，有很多人以为民歌运动只是台湾校园歌曲，其实不是。

或者说不完全是。

有一次听北京某电台介绍李寿全，说他是1970年代台湾民谣运动的代表。错，民歌甚至不等于民谣。



民歌二十年纪念演唱会中诸位民歌手合影留念。虽然如陶晓清所说，大家的头发也有些白了，可是在民歌重新飞扬的季节里，每个人都焕发着年轻的神采。

还有一次在北京采访费玉清，他提到演唱会曲目中将包括民歌部分，比如《龙的传人》、《草原之夜》、《船歌》等等。我对他说：内地的民歌与台湾的民歌是两个概念，比如《草原之夜》算是民歌，《龙的传人》则是校园歌曲。费玉清就有些踌躇，那要怎样分类才好呢？

为什么《草原之夜》会被台湾人归类到民歌？这是因为，当时台湾许多民歌手创作之余，会以传介为目的演唱一些传统民歌作为补充。特有年代的特定分类，不是一句两句就可以解释得很清楚。

那么究竟什么是台湾民歌呢？简单地讲，1970年代中期，在台湾的年轻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生当中，兴起了一种自己作词作曲并用木吉他自弹自唱的音乐形式，他们提出“唱自己的歌”，尽力区别于垄断乐坛的西洋音乐及以“时代曲”为主要特色的国语流行音乐。借助文艺界的力量，以及演唱会、唱片、电台、电视台的传播，这种音乐形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也使流行音乐的大部分倾听者由成年人转为青年学子。

这场由大专院校学生与知识分子发起的“唱自己的歌”运动就是台湾现代民歌运动。

这样的介绍，仍不足以说明什么是民歌。但是，民歌的重要性却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它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阶段——现代民歌的出现，标志着台湾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流行音乐，鼎盛时期发展而成的校园歌曲，更是台湾乃至整个华语流行音



民风乐府组织民歌手出访美国的演出照，从左至右：叶佳修、陈明韶、蔡琴、邵肇玫、苏来、齐豫。



民歌二十年纪念演唱会，当年的民歌手后来的飞碟唱片老板吴楚楚弹起吉他唱歌，依旧活跃在歌坛的蔡琴则在旁边等待献花。



“一千个春天”演唱会海报，分别20多年的“天水乐集”重新聚首。

乐的新起点。试问，凡是华语流行音乐创作之地，哪一个不是深受其影响呢？

关于民歌的定义，《现代汉语辞典》中解释说：民歌是指民间口头流传的诗歌或歌曲，多不知作者姓名。这种对民歌的解释，与台湾学院派传统民歌论者对民歌运动口诛笔伐的理据是一致的——民歌不是某个人创作出来的，它必须产生于民间，一旦流传之后就演变为集体创作，且未被写定之前，它必须口头流传过相当长的岁月。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现代民歌”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用法。至于它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歌，或者是不是现代的，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当时的年轻人确实“有自己的歌可以唱了”。唱自己的歌，表面上看来并不是什么奢侈的要求，但在那个年代，并没有能够真正代表年轻人心声的作品。是这些年轻人拿起手中的吉他，写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直至唱过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不应该被忘却。

台湾现代民歌运动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至1980年代初终结，共发展出三条主线：一是1975年开始的以杨弦、赵树海、韩正皓、吴楚楚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民歌”^①，这条主线的发展可以延续到校园歌曲时期；二是1976年开始的以李双泽、胡德夫、杨祖珺为代表的“淡江——《夏潮》”，这条主线因政治原因无疾而终，但以原住民文化为宗旨的胡德夫依然活跃在战场上；三是1977年开始的以李建复、靳铁章、施孝荣、苏来、梁弘志、蔡琴、齐豫、郑怡、王海玲、包美圣、邰肇玫、施碧梧等为代表的“校园歌曲”，使民歌运动真正大放异彩。

1975年，是台湾民歌运动的开端，也是属于杨弦、李双泽、胡德夫的那个时代的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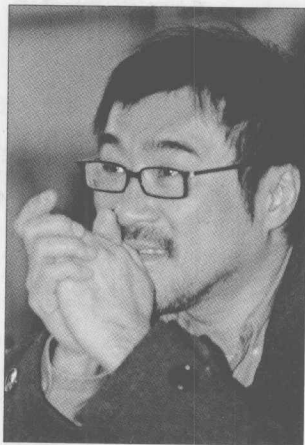
^①因杨弦的个人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而得名。

杨弦1982年移居美国，从事中医针灸的工作，2002年现身“校园民歌的故事”演唱会，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幸好他为我们留下了民歌运动的旗帜——《中国现代民歌集》，让我们三十年后还有可以凭借的声音资料。李双泽1977年因救人溺水身亡，死的时候刚刚28岁。他作曲演唱的《少年中国》，词是改写自台湾诗人蒋勋的同名诗，《少年中国》因政治倾向被禁，像李双泽的《美丽岛》一样并未留下录音；胡德夫还在唱，多年来为原住民的人权、音乐、文化努力着，可他一直坚持着不出版任何专辑，直到2005年才发表第一张个人唱片《匆匆》，当时他已经55岁了……

因为这些人，早期现代民歌的起点非常高，当中体现的民族意识已经使它不仅仅局限为音乐形式的一种。现代民歌运动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综合变迁的产物，也被视为台湾年轻人反对文化霸权的象征。

也有观点认为商业介入前的现代民歌与后来的校园歌曲都不属于流行音乐的范畴。它最后的终结，不管是没落也好，还是完成自己的使命后退出历史舞台也好，却不能否认它对台湾文化、台湾乃至华语流行音乐的深远影响。

民歌的力量不仅如此，它改写了很多人的生活，甚至生命的轨迹。当时许多民歌手如杨弦、李双泽、胡德夫、杨祖珺、吴楚楚、赵树海、韩正皓、李建复、施孝荣、齐豫、包美圣、王海玲、邵肇玫、施



李宗盛，当年的民歌手，后来的滚石唱片副总经理，如今专注于手工制作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吉他，带着对台湾流行乐坛的深深失望远走北京。

碧梧、陈明韶、郑怡、王梦麟、杨芳仪、徐晓菁、林佳蓉、许淑娟、黄大城、杨耀东等等都是颇受青年学子欢迎的歌者，他们演唱的作品至今仍在流传。同时也有一些国语流行音乐的歌手转向校园歌曲的领域，比如刘蓝溪、潘安邦、费玉清、刘文正、银霞。

现代民歌对国语流行音乐的最大影响，却是在民歌运动以后，众多民歌手投入到幕后的工作，成为台湾唱片业的中坚分子，涌现出的罗大佑、侯德健、叶佳修、李泰祥、苏来、李寿全、李宗盛、梁弘志、李子恒等一大批极为出色的音乐人，持续影响着此后二三十年国语流行音乐的创作。

然而，“流行市场没有永远的赢家”，现在的流行音乐种类繁多，曲风多变，流行音乐越来越迎合快餐文化，越来越多的歌手与歌曲稍纵即逝如昙花一现。唱片公司越来越注重策划包装的同时，好听的音乐却越来越少，流行音乐已经被彻底娱乐化了。面对这种状况，成名于民歌时代的木吉他合唱团，后成为华语流行乐坛资深音乐制作人、词曲作者、歌手的李宗盛曾经说：

深深觉得流行音乐是个被误解的行业，或者大家根本不了解它。

它何时最后一次出现在艺文版已不可考，社会大众几乎只剩从娱乐传媒这个狭隘的视角去接触流行音乐界。我们眼看在娱乐传媒的主导下渐渐丧失了自主性，它演变成为附庸一样的东西，与政客以及八卦新闻同为茶余饭后剔牙买单的下脚话题的提供者。

——李宗盛《自省的年代》

（2003年张钊维《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再版序）

这会成为一个反省的年代吗？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个有很多旧可以怀的年代。关于怀旧，我听过的最好注解是一位德国画家说的：我不

是要怀旧，我只是要记得。

这也是一种记得：在台湾，在内地，在海外，依然有许多普普通通的人关注着民歌运动的过往；在电台、电视台、平面媒体中，关于民歌的栏目始终都有一批固定不变的拥护者。他们不断回顾着那个时期的经典曲目，民歌时代的唱片仍一版再版，还会长久地传承下去。

民歌并没有失传，那些作品仍是年龄跨度超过三十年的几代年轻人关于青春、成长的永久回忆。声援民歌的声音从未止息——蔡琴、潘越云、童安格、许景淳、于台烟、张艾嘉、陈淑桦、黄韵玲、金智娟、万芳、李碧华、黄仲昆、林慧萍、蔡幸娟、黄莺莺、百合二重唱、芝麻&龙眼、南方二重唱……从2002年开始，随着纪念民歌运动三十年系列活动的展开，众多民歌手重新站在舞台上重现当年的风采，每场演唱会几乎都是一场大合唱，久别的人，久违的声音，带来的何止感动而已。

对观众来说，他们进行的是一场完整回顾的成人礼。尤其是那些未赶上那班列车的后辈们，景仰着先前的风光，留下无数慨叹。



芝麻&龙眼在1989年推出的《民歌往事》唱片封面。民歌运动虽已结束，但民歌的衣钵依然传承，这对女生组合的名字来源于睡眠惶恐的陈艾玲与大眼睛的林育如，后者因车祸离世，芝麻&龙眼已成绝响。



南方二重唱由“大南方”阎宗玉与“小南方”林明桦（即林禹芳）组成，成立于1987年，因在木船民歌餐厅驻唱被唱片公司发掘，1991年推出首张专辑《细说往事 不告而别》，次年获第四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奖”。

目 录

CONTENTS

自序 / 永远的未央歌

前言 / 反省的年代

推荐序(一) 杨 弦

唤起民歌时代的心中梦想..... 1

第一章 往事..... 3

(1975年前的台湾流行音乐)

上篇 清风对面吹 (台语流行音乐)

下篇 我有一段情 (国语流行音乐)

推荐序(二) 陶晓清

唱过一个时代..... 35

第二章 盛开..... 37

(1970年代的台湾现代民歌运动)

上篇 中国现代民歌

一 给我一张铿铿的吉他

二 我们的歌

中篇 淡江——《夏潮》

一 我们隔着遥远的山河

二 自伤的狂吟

三 最遥远的路程

附 胡德夫访谈

只要他一开口，全世界都要沉默

下篇 校园歌曲

一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二 这一代的歌